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4.008

# 校园欺凌研究的中国进展

## ——基于 CiteSpace 的知识图谱分析

袁晓凡<sup>a,b</sup>, 张香兰<sup>a,b</sup>

(鲁东大学 a. 教育科学学院; b. 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校园欺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也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课题。近20年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欺凌的理论视角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校园欺凌的干预预防研究以及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经验借鉴研究四个方面,网络欺凌、青少年主题日渐成为未来校园欺凌研究关注的重点。面对复杂的校园欺凌问题,中国应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增强国际间、机构间、作者间的合作,为世界校园欺凌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校园欺凌;CiteSpace;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7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4-0048-08

2020年,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三)指出:“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sup>[1]</sup>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生欺凌的整体发生率为13.9%,此结果指过去一年被其他同学多次欺凌的情况,另有23.9%的同学表示遭受了“欺凌萌芽”,即在一年内曾因他人的“玩闹”而感到痛苦<sup>[2]</sup>。此外,2021年安徽歙县学校厕所女生欺凌事件、2023年山西大同小学生极端欺凌事件、2024年河北邯郸小学生欺凌致死等欺凌新闻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校园欺凌的频发、危害及社会影响引发大众思考并成为学界研究的方向。

通过分析我国校园欺凌研究可以厘清其脉络,把握其方向,不仅为校园欺凌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也为世界研究校园欺凌提出中国方案。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校园欺凌的文献进行聚类分析,以确定我国校园欺凌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时间跨度为2005—2024年,选择CSSCI(含扩展版)作为刊物来源类型,共获取“校园欺凌”研究相关文献554篇。对所得文献去重后进行人工筛选,删除年会综述、新闻报道、期刊通知等无效文献,去除“校园暴力”“校园/网络犯罪”“校园安全管理”“欺凌文学作品研究”等与研究相关性不强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345篇,将其导出为refworks格式并存放在规定文件夹内,等待数据处理。

本研究主要采用 CiteSpace 6.3.R1(64-bit) Basic 版本软件对“校园欺凌”领域研究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设置时间阈值(Time Slicing)为2005—2024,时间区间(Years Per Slice)为1年,呈现近20年校园欺凌研究的发文机构、作者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突变词分析结果,辅之 Excel 数据分析进行表格、图表呈现,更加直观地把握国内“校园欺凌”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研究热点与未来趋势,提出研究结论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新视角。

### 二、校园欺凌文献特征分析

#### (一)发文量趋势分析

本文通过对“校园欺凌”领域的文献检索,形

收稿日期:2024-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教育研究”(BEA170111)

作者简介:袁晓凡(1987—),女,山东张店人,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香兰(1969—),女,山东金乡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了 2005—2024 年校园欺凌文献年度分析图(见图 1),此分析图能够清晰了解该领域发展历程及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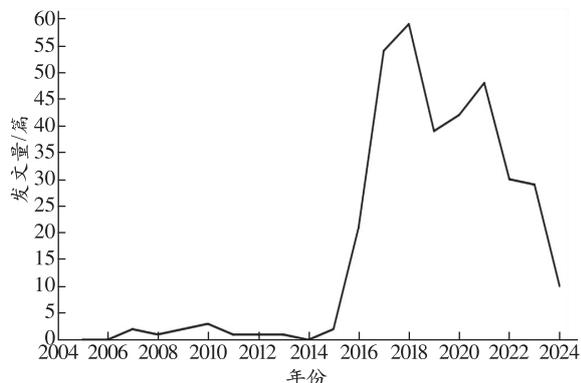


图 1 2005—2024 年校园欺凌文献年度分析

由图 1 可知,20 年间,国内校园欺凌领域的研究经历缓慢发展、迅猛发展和逐步回落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15 年)是校园欺凌研究的缓慢发展期。期间每年的发文量保持在 1—2 篇,说明我国虽已引入校园欺凌的概念,但对其关注度并不高。第二阶段(2016—2018 年)是校园欺凌研究的迅猛发展期。2016 年关于校园欺凌的文献迅速增加至 21 篇,2017 年是前者的两倍,2018 年发文量达到顶峰至 59 篇。此发展趋势与我国关注校园欺凌事件、开展校园欺凌治理的一系列行动息息相关。2016 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要求。2017 年,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提出欺凌预防的具体要求,规范处置程序以及惩戒方法。2018 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推

动了若干校园欺凌治理意见的落地生根,将欺凌防治工作落到实处。随着文件的发布,与校园欺凌相关的各大主体(社会、学校、家庭)纷纷关注并开展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第三阶段(2019—2024 年)是校园欺凌研究的回落期。校园欺凌得到较好防控后,校园欺凌的研究热度也逐步下降,2019 年发文量下降至 39 篇。但是 2020 年、2021 年又出现一个回升,发文量升至 40 篇以上,达到近 20 年校园欺凌发文量的次顶峰。之后则快速下降,直至检索时间校园欺凌研究的每年发文量保持在 10 篇以上。

(二)研究机构分析

校园欺凌的发文机构涉及高校、科研院所、国务院办公厅、疾控中心、普通中小学等。利用 CiteSpace 生成校园欺凌发文机构合作图谱,图谱显示节点数 207 个,节点连线 121 条,代表本研究中有 207 家机构开展了校园欺凌研究,各家单位合作发文可能性有 121 种。

合并所有二级机构,对排名前十的发文机构及发文量进行排列,得到表 1。由表 1 可知,发文量前十的机构共发文 158 篇,占总体研究发文量(345 篇)的 45.80%,其中绝大部分机构为高校,仅有一家为科研院所。统计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机构均来自高校,且多为各地的师范院校。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发文量最多,共 52 篇,占前十名机构发文量的 32.91%,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24 篇,占比 15.19%,第三名东北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均发文 12 篇,共占比 15.19%。前三名已占据前十名机构发文量的 63.29%,彰显其在校园欺凌研究上的优势及重要性。

表 1 校园欺凌研究综合排名前十的发文机构及发文量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北京师范大学	52	7	西南大学	9
2	华东师范大学	24	8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8
3	东北师范大学	12	9	北京大学	7
3	华中师范大学	12	10	中国人民大学	6
5	南京师范大学	11	10	中国政法大学	6
6	中南大学	11			

(三)作者分析

校园欺凌研究作者合作图谱显示 254 个节点,143 条节点连线,表明 254 名学者开展了校园欺凌的相关研究,作者间合作可能性有 143 种。普赖斯定律指出根据公式  $N_{min} = 0.749 \sqrt{N_{max}}$ ,

可以通过研究领域最大发文量确定该领域最小发文量,以此确定该领域研究的“高产作者”<sup>[3]</sup>。将校园欺凌领域发文量最大数值 4 代入公式得到发文量最小数值 1.498,因此发表 2 篇或更多论文的作者可以被认定为高产作者。进一步对高产作

者进行统计,发现高于2篇的作者共有54人。结果发现:发表4篇文献的作者有姚建龙、张倩、刘雨、何二林,发表3篇文献的作者有任海涛、赵福江、王祈然、赵福菓、吴会会、邱小艳等11人。

### 三、校园欺凌文献关键词分析

#### (一)关键词共现与频次

文献关键词词频的高低分布可以用来研究该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sup>[4]194</sup>,中心性用来测试该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sup>[5]</sup>。CiteSpace所形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共显示298个节点,515条连线,这表明国内校园欺凌领域研究出现298个关键词,关键词之间有515条共现关系,凸显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紧密联系。

进一步分析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见表2),发现频次出现较高的前十位关键词分别是“校园欺凌”“青少年”“网络欺凌”“校园霸凌”“美国”“中学生”“欺凌行为”“校园暴力”“初中生”与“中小学”。其中“校园欺凌”出现频次最

高,达239次,中心性为1.3,这是因为校园欺凌是本研究的领域,检索时以“校园欺凌”为主题词搜索,其同义词“校园霸凌”“学校欺负”等关键词出现频次也较高。研究对象方面,“青少年”“中学生”“初中生”出现在前十位频次关键词中,校园欺凌的研究限定在“校园”,校园的主要组成对象是学生,同时中小校园也成为校园欺凌研究的重要场所对象。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欺凌”“美国”“欺凌行为”与“校园暴力”的出现频次都较高,但前三者的中心性分别为0.05、0.04、0.03,而“校园暴力”的中心性仅为0.02,说明网络欺凌、美国经验借鉴、欺凌行为研究在校园欺凌研究领域更加重要,而校园暴力并不是校园欺凌研究的主流。此外,“心理健康”“道德推脱”“教育法”“学校管理”“师生关系”“教育惩戒”等关键词虽排在十名之外,但显示出较高的中心性,在校园欺凌中处于关键位置,也许会成为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表2 校园欺凌关键词出现频次及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校园欺凌	239	1.3	6	中学生	9	0.01
2	青少年	15	0.11	7	欺凌行为	9	0.03
3	网络欺凌	12	0.05	8	校园暴力	8	0.02
4	校园霸凌	11	0.04	9	初中生	7	0.01
5	美国	10	0.04	10	中小学	7	0

#### (二)关键词聚类

在CiteSpace软件中点击“聚类”,类型选择“LLR”,产生校园欺凌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聚类模块化显示此次聚类的Q值为0.9497(Q>0.5),S值为0.7423(S>0.7),表明此聚类非常显著且合理。根据关键词聚类数量由多到少,前10个标签依次为:#0(校园欺凌)、#1(旁观者干预)、#2(欺凌者)、#3(网络欺凌)、#4(青少年)、#5(心理健康)、#6(校园暴力)、#7(学校管理)、#8(道德推脱)、#9(欺凌防治)。选择“时间线”,可生成校园欺凌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分布图,清晰呈现关键词初次出现时间及演进过程。

本研究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对聚类结果进行整理,归纳出校园欺凌领域的四大研究主题:校园欺凌的理论视角研究、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校园欺凌的干预预防研究以及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经验借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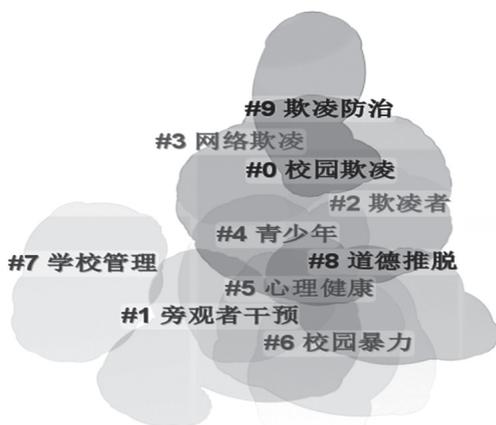


图2 校园欺凌关键词聚类图谱

#### 1. 校园欺凌的理论视角研究

校园欺凌领域已形成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同理论视角对校园欺凌行为做出了不一样的阐释,主要的理论视角包括社会支持理论、文化社会学理论以及关怀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探讨来自家庭、社会、同伴群体等主体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欺凌行为选择的影

响。校园欺凌发生的主要影响机制是父母感情投入不足、学校监管不严以及同伴关系紧张,难以在其需要时提供支持与帮助<sup>[6]</sup>。

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将校园欺凌定性为“社会越轨行为”,其中社会学习理论、亚文化理论、标签化污名化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欺凌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越轨行为是习得的,而欺凌者的欺凌行为便是在观察他人欺凌实践的过程中习得的。另有研究认为青少年实施欺凌行为可能是遭到了主流文化的排斥,为保持与主流文化一致,儿童会采取欺凌的方式获取权力以保证在团体中的地位与归属感<sup>[7]</sup>。标签化污名化理论认为欺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社会中身份地位较高的重要他人,将“怪异”“叛逆”“违反秩序”等标签贴到学生身上,“制造”了欺凌者的身份。欺凌者为了摆脱道德谴责,采取污名化被害者的方式,合理化自己的欺凌行为<sup>[8]</sup>。

关怀理论的视角认为欺凌与学校关怀、道德教育缺失有关<sup>[9]</sup>。学校道德教育侧重于课堂说教式的道德灌输,而忽略了体验式的道德实践,缺乏“感同身受”的教育,难以帮助学生建立对他人的同情心。

## 2. 校园欺凌的成因研究

大部分学者均认可应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sup>[10-11]</sup>。在个体因素上,除了性别、年龄、长相等人口统计学及外部因素,欺凌者的人格特质、认知心理因素以及道德问题才是欺凌发生的主要原因。冷酷无情的人格特质能够预测欺凌,意味着具备冷酷无情人格特质的人会实施更多的欺凌行为<sup>[11]</sup>,这类人通常表现出冷漠、无情、麻木等特点,在欺凌弱小者时无法勾起他们的自责感和内疚感,反而会觉得愉悦有趣。高级认知能力的抑制控制能力能对欺凌起到调节抑制作用,而出现抑制控制缺陷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差的冲动性和多动性,难以在生活中建立良好的社交互动,也更容易发生攻击行为<sup>[12]</sup>。黄向阳认为欺凌者的自我辩护及道德推脱是“好孩子做坏事”的根源,他认为校园中伤害行为常有发生,但是唯独承认自己有伤害故意的自我辩护才会引发进一步的加害行动,这是因为欺凌者试图说服自己实施欺凌是别人的错而不是自己的错,通过推卸责任实现认知协调<sup>[13]</sup>。

在家庭层面,个体是否卷入欺凌与父母婚姻

状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关系密切,且呈现出地域、城乡差别:与内地四省市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因素相比,香港地区父母支持小的学生更容易遭受欺凌,而在澳门地区,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高的中学生常成为被欺负的对象<sup>[14]</sup>。另一研究发现:不论城市、农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能显著预测中小学生的欺凌行为,但是亲子陪伴可以消除这一影响。在亲子陪伴过程中,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识别各类欺凌并教授其应对欺凌的能力,并提供感情上的支持<sup>[15]</sup>。家长的教养方式对中国情境下的青少年校园欺凌更具解释力。在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实施欺凌的可能性较小,而放任型和专制型教养下的青少年实施欺凌的可能性大<sup>[16]</sup>。

在学校层面,同伴关系和学校(班级)氛围起着关键作用。同伴个体的行为、态度及同伴群体的关系、互动构成学校中同伴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及节点间的关系对校园欺凌是否发生影响很大<sup>[17]</sup>。学校氛围(学校环境)成为近几年影响校园欺凌的热点因素。何二林、毛亚庆等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校氛围如何影响欺凌行为”的研究,他们采用较大样本,探索出学校氛围影响校园欺凌的机制。结果发现:学校氛围中和谐的亲子环境、同伴环境、家校合作环境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sup>[18-19]</sup>。但刘晓薇等指出健康的环境不一定是有益的,它有可能加剧被欺凌者的适应困难,因为健康环境悖论下的人际机制会影响同伴群体对于受凌者的态度,认为处于少数群体的受凌者是“罪有应得”,最终加剧不良的人际关系<sup>[19]</sup>。

在社会层面,大众消极文化传播、校园欺凌立法不完善、欺凌防治政策不健全成为校园欺凌频发的宏观因素。欺凌立法空白、法律规制单一、处置程序不规范难以对欺凌者起到震慑作用。我国台湾地区校园欺凌的防治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校园欺凌的防治政策内容要具体、措施要重落实,遵循欺凌预防、发现、处理、追踪四个环节,建立惩戒矫治与建设修复并举、权责分明、评价科学的全方位欺凌防治体系<sup>[20]</sup>。

## 3. 校园欺凌的干预预防研究

校园欺凌可根据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与干预。欺凌行为卷入者分为直接参与者与间接参与者<sup>[21]</sup>。直接参与者包含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间接参与者主要指在欺凌过程中采取协助、煽

动、漠视行为或态度的旁观者。分别对三个群体的干预与预防不仅能够有效减少欺凌发生,还能维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欺凌者指一定时期内频繁欺凌他人的青少年,多具备年龄大、年级高、身体壮等优势特征。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分布图显示,关于欺凌者的研究几乎同步于校园欺凌研究的始端,并延续至今,贯穿整个校园欺凌研究的全过程,是校园欺凌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对欺凌者的干预预防侧重培养欺凌者的共情能力和加强道德教育。黄忠敬团队主张培养学生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管理等社会情感能力,通过对他人的观点和感受表现出理解和共情,起到干预欺凌行为的目的<sup>[22]</sup>。道德教育需包含善恶判断、正直诚实、尊重生命等与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融合家庭、学校、国家层面的道德培养,比如编制道德教育教科书、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开展道德教育实践,全方位浸入道德品质,培养全面的人等。

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被欺凌者)常常出现低自尊、抑郁、自杀意念等内化问题,有些为了应对消极情绪出现违反道德或社会行为的外化问题行为。对受害者的干预主要侧重缓解其内化问题,提倡家长、老师、朋友要给予感情上的支持,鼓励受害者将“被害经历讲出来”,及时缓解他们的抑郁情绪,做好事后心理疏导。同时,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教授其应对欺凌的技能<sup>[23]</sup>。

除了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旁观者在同伴动态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影响欺凌事件的发展状态和延续时间<sup>[24]</sup>。自2016年学界开始关注旁观者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据旁观者在欺凌过程中的角色,可细分为三类:保护者、协助者、局外人。除了保护者,其余两种类型旁观者角色均助推了欺凌行为的发生,因此阻断欺凌的有效路径是将协助者与局外人转化为积极的保护者。旁观者能否出手帮助取决于三个关键条件:担心被欺凌者报复的恐惧、责任分化的心理机制以及与欺凌者或被欺凌者的关系远近<sup>[25-26]</sup>。一项实证研究证明:父母提供情感支持,感知到校园合作氛围能够有效弱化以上条件的限制,提高旁观者干预欺凌的能力,增加干预欺凌的机会<sup>[26]</sup>。

#### 4. 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经验借鉴研究

国外开展校园欺凌的研究较早,挪威、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芬兰、西班牙、日本等国家

进行了很多反欺凌的实践,为我国防治欺凌提供借鉴经验。国外的反欺凌行动主要可以分为实施反欺凌项目、设计反欺凌课程、完善反欺凌立法。

最早的校园欺凌干预项目是校园欺凌研究发源地挪威的OBPP(Olew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项目,该项目以改善影响欺凌的环境为本,采取重建学校秩序和改造学校文化的措施,自实施后校园欺凌发生率显著下降<sup>[27]</sup>。美国的“尊重步骤”项目(Steps to Respect)和“同伴调解”项目基于同伴群体在校园欺凌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开展对同伴的教育与干预。比如对欺凌者和受害者进行追踪,解决受害者的情绪感受,对欺凌者做好心理辅导。组建学生社团是同伴调解项目最常见的实施方式,招募调解员,进行宣传与讲解,锻炼人们对冲突的反应能力、提高沟通技巧以防止受害<sup>[28-29]</sup>。澳大利亚提倡建立全校范围内“预防-定向预防-强化预防”的三级干预预防体系<sup>[29]</sup>,加拿大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校园欺凌的预防计划进行专业化评价<sup>[30]</sup>,日本针对校园欺凌问题对小学德育教科书进行改革,以期达到德育预防目的<sup>[31]</sup>,这些项目的实施从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出发,有效遏制了欺凌行为。

教学活动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课程是教学的载体。设计并教授反欺凌课程,是阻断欺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上文提到的很多反欺凌项目亦包含了课程的内容,若论课程的系统化、组织的科学化、实施步骤的规范化,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的“第二步”项目(Second Step)课程。学生经历热身、故事与讨论、角色扮演和学习迁移四个环节,大大提升了同情心、情绪管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学生的攻击行为显著降低<sup>[32]</sup>。除了课堂课程,西班牙还实施了针对网络欺凌的活动课程,活动设计了四个模块,参与学生的反欺凌知识、反欺凌态度、应对欺凌策略、网络道德意识都有提升<sup>[33]</sup>。

国外应对校园欺凌的政策与司法实践为我国提供了诸多启示。美国反校园欺凌的立法体系更为成熟,对校园欺凌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研究也更广泛。美国在校园欺凌立法方面已经实现了联邦法律、州法律以及判例法的全面覆盖,例如《校园禁枪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新泽西州反欺凌法》《马萨诸塞州反欺凌法》等法律内容为我国在校园欺凌立法实践方面提供了借鉴:明晰校园欺凌的法律概念、完善校园欺凌法律规制、规

范校园欺凌法律程序<sup>[34]</sup>。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学校框架》强调反欺凌政策以安全、支持、尊重为理念,提出反校园欺凌的指导意见,其中包含明确学校领导的管理职能、营造和谐尊重的学校文化、密切家庭社区的合作关系等九个关键要素,这些措施在降低校园欺凌率上收到显著成效<sup>[35]</sup>。

### (三) 突变词

在 CiteSpace 中选择“突变词”,将  $\gamma$  数值设置为“0.5”,找到 7 个突变词,呈现出校园欺凌研究关注热点趋势(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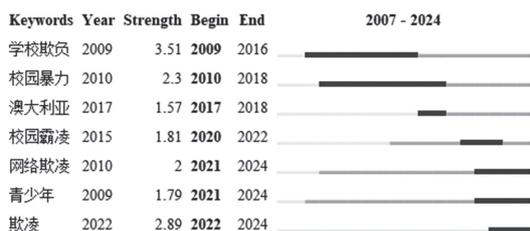


图 3 校园欺凌研究突变词图谱

校园欺凌领域早期关注的研究热点是学校欺负、校园暴力的主题。自“School Bullying”进入中国研究视野,学者早期将其翻译为“学校欺负”并看作是校园暴力的一种形式。研究中后期借鉴国外经验成为发展主流,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反欺凌政策、欺凌预防机制和校园欺凌治理研究为我国反欺凌行动提供有益指导。自 2021 年,网络欺凌、青少年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并延续至今。

2021—2024 年期间,有 6 篇文献开展了对网络欺凌的研究,内容包含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特征及成因,学校氛围对网络欺凌的影响,网络欺凌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教师应对网络欺凌的对策以及网络欺凌的法律规制研究。《2023 年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发现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几乎饱和,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网络生活、网络社交成为未成年人新的生活方式,传统欺凌的主阵地也随之转移到互联网。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在互联网的延伸和扩展,兼具传统校园欺凌的一般性特征和互联网匿名性、隐蔽性、技术性等新特征<sup>[36]</sup>。网络欺凌的防治也变得困难、复杂。有研究指出,网络欺凌主要发生在中学阶段,因此学校教师应担负起网络欺凌防治的责任,不断提升应对网络欺凌的能力<sup>[37]</sup>。但是,加强教师法治教育、开展教师技能培训以及强化家校合作意识的做法只有通过作用学生才能对网络欺凌预防发挥作用,因此有研究指出,更有效的防治应遵循法律上的合作规制模式路径,充分发挥政府、业

者及学校三方优势,分别从网络和学校环境出发防范网络欺凌<sup>[38]</sup>。

青少年是校园欺凌研究关注的重点群体,校园欺凌严重危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不同学科基于青少年群体对校园欺凌做出了不同解读。杨梨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深刻剖析青少年对校园欺凌的理解,欺凌者、受害者角色的形成是各方为争夺地位而进行的权力博弈的结果,欺凌者受宏观社会影响,使用暴力、言语侮辱、关系排斥等方式抢占并维持强势地位,在同伴群体中创建了不平等的关系网络<sup>[39]</sup>。处于“低位”的受害者选择容忍欺凌并在累积性暴力过程中认同欺凌。心理学尤其关注校园欺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遭受欺凌的个体会引起自身焦虑进而产生薄弱的心理韧性,致使青少年出现退学或自杀意念<sup>[40]</sup>。进一步探索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和内部机制发现,不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均通过引起青少年抑郁情绪而使其产生自杀意念,友谊质量能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但仅影响网络受欺凌对抑郁情绪的间接路径<sup>[41]</sup>。常进锋认为校园欺凌治理困难源于法律的缺位,因此完善校园欺凌法律体系才是解决之道。借鉴域外校园欺凌的立法、司法防治措施,中国要基于青少年特点建成完备的校园欺凌法律体系。完善体系化、专项化的立法体系让校园欺凌有法可依,规范司法程序对校园欺凌执法必严,辅之行政长效机制做好校园欺凌事后监管与处置<sup>[42]</sup>。

## 四、结论及未来展望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结合 Excel 表格数据图表,对中国知网 CSSCI(含扩展版)2005—2024 年校园欺凌研究的趋势、机构、高产作者、关键词聚类、突变词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文献增长趋势上看,我国校园欺凌研究经历了前期增长缓慢,中期增长迅猛,后期增长回落的过程。发文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校园欺凌问题的消解,校园欺凌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呈现出欺凌卷入群体低龄化、欺凌类型多样化、欺凌空间隐蔽化等新特征。因此,校园欺凌的防治研究要将关注年龄下沉到小学阶段,在如何开展生命教育、培养合作意识、培植共情能力上下功夫,将欺凌类型的关注延展到除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外的财务欺凌和性欺凌,将对校园欺凌的发生场所关注拓展到厕所、走廊等封闭空间,网

吧、KTV等复杂空间以及互联网的技术空间。

第二,我国校园欺凌研究的机构多为高校,但机构间合作较松散;高产作者遍布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但作者间合作的文献数量不多。因此未来校园欺凌的研究应该加强机构间、作者间与学科间的合作,打破单一学科视角对校园欺凌的考察,整合多方机构力量,促进学科融合和作者交流,更细致更全面地剖析校园欺凌问题。

第三,校园欺凌主要围绕校园欺凌的理论视角、校园欺凌的成因、校园欺凌的防治、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经验借鉴四个方面开展研究。20年间研究成果丰富,但仍有不足。一方面,校园欺凌的理论视角过于单一,原因探索过于简单难以呈现校园欺凌问题的全貌,未来研究需要针对校园欺凌的复杂性将多个视角结合起来,透视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找寻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和动态机理。另一方面,欺凌的防治策略多借鉴国外欺凌防治的经验,有参考性却未必完全适用,因此我国的欺凌防治还应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中国学生发展规律,走出本土化的欺凌防治道路。

第四,校园欺凌研究的主题集中在欺凌者、旁观者、心理健康、心理推脱、学校管理,未来研究的热点是网络欺凌与青少年群体。下一步的研究应向细处、深处挖掘,可采用田野调查、民族志、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调查青少年欺凌者形成的背景条件、环境因素和主体认识,从城乡差异上分析不同个体的心理特征,从不同空间上归纳校园欺凌的发生特点。

(文中所涉及“校园欺凌研究作者合作图谱”可向作者获取,电子邮箱 yuanxiaofan2006@163.com)

###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EB/OL]. (2020-10-17)[2024-01-20].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0/t20201017\\_308279.html](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010/t20201017_308279.html).

[2] 赵福江,刘京翠,周镭.全国中小学生学习欺凌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对全国11万余名学生和6千余名教师的问卷调查[J].教育科学研究,2022(5).

[3] 戴建兵,高焱.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进展和趋势——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计量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1(6).

[4] 李杰,陈超美.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分析[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5]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

tual clarification[J]. Soc Networks,1978(3).

[6] 林少真,杨佳星,王蕾.社会支持视角下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某中学为例[J].教育科学研究,2018(4).

[7] 李锋,史东芳.校园欺凌产生成因之阐释——基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21(1).

[8] 刘芳,吕鹏.污名化与身份抗争:校园欺凌发生的机制研究——基于四个典型欺凌案例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1).

[9] 刘珂,杨启光.校园欺凌的道德教育影响因素与环境重构:关怀伦理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18(3).

[10] 杨硕.欺凌者视角下的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基于我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9(4).

[11] 张林,陈燕铃,洪新伟,等.冷酷无情特质与初中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3(2).

[12] 陈福喜,洪昊青,吴晶.儿童校园欺凌的认知因素分析:抑制控制的视角[J].教育科学研究,2021(12).

[13] 黄向阳.好孩子怎么会干坏事——欺凌者的自我辩护及道德推脱[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1).

[14] 高丽茹.我国中学生校园欺凌现状和影响因素——对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比较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10).

[15] 周镭,李佳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中小学生学习欺凌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亲子陪伴的调节作用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3(8).

[16] 朱晓文,王凯丽,任围.家庭教育的力量: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J].中国青年研究,2023(3).

[17] 张李斌,张其文,王晨旭,等.社会网络视角下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网络与欺凌相关行为的共同变化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23(3).

[18] 何二林,梁凯丽,毛亚庆.学校氛围对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研究——基于东西部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1(4).

[19] 刘晓薇,潘斌,李腾飞,等.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2).

[20] 王飞飞.台湾地区青少年校园欺凌防治政策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8(6).

[21]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校园欺凌界定、类型[EB/OL]. [2024-02-10]. <http://www.antibul.sdn.edu.cn/info/1016/1038.htm>.

[22] 张静,金泽梁,黄忠敬.社会与情感能力能否有效减少学生受欺凌?——基于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的实证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

- [23] 刘艳丽, 陆桂芝. 校园欺凌行为中受欺凌者的心理适应与问题行为及干预策略[J]. 教育科学研究, 2017(5).
- [24] 王玉香, 窦本港. 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及学校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1(6).
- [25] 何树彬. 不做欺凌“剧场”的观众——国际视阈下校园欺凌中的旁观者群体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22(4).
- [26] 杨硕. 校园欺凌中旁观者心理体验的影响因素[J]. 教育科学研究, 2022(3).
- [27] 杨婕, 马焕灵. 挪威校园欺凌防范机制研究——以奥维斯欺凌防范项目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 2017(12).
- [28] 窦营山, 沈晓敏. 同伴调解对校园欺凌防治的成效研究——以美国中小学同伴调解项目为例[J]. 基础教育, 2021(5).
- [29] 马早明, 俞凌云. 澳大利亚校园反欺凌: 学校治理的视角[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 [30] 杨廷乾, 接园, 高文涛. 加拿大安大略省校园预防欺凌计划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4).
- [31] 那乐. 基于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日本小学道德教科书改革新进展[J]. 外国教育研究, 2018(8).
- [32] 何二林, 王琳琳. 美国反欺凌课程探析——以“第二步”项目课程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5).
- [33] 滕志妍, 张珊. 西班牙防治网络欺凌行动路径与策略探析——以“反网络欺凌项目 2.0”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5).
- [34] 刘礼兰, 肖登辉, 孟凡磊. 美国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J]. 教育科学研究, 2017(7).
- [35] 冯帮, 何淑娟. 澳大利亚中小学反校园欺凌政策研究——基于《国家安全学校框架》解读[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7(11).
- [36] 王玉香, 王彦颖. 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特征及归因[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1(2).
- [37] 刘冬梅, 何云龙, 魏书圆. 教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策略研究——基于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调查[J]. 教师教育研究, 2021(2).
- [38] 张海鹏. 学生网络欺凌法律规制路径辨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 [39] 杨梨, 王曦影. “灰色地带”校园欺凌: 青少年主体视角下的新解读[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1(4).
- [40] 裴婷昊. 校园欺凌与青少年心理韧性的关系: 焦虑与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J]. 教育科学研究, 2024(1).
- [41] 洪德帆, 徐逸杰, 胡茜, 等. 青少年校园受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基于潜调节的结构方程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4(5).
- [42] 常进锋, 尹东风. 域外经验与中国思路: 青少年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J]. 当代青年研究, 2018(2).

## Progress of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Map on Basis of CiteSpace

YUAN Xiaofan<sup>a, b</sup>, ZHANG Xianglan<sup>a, b</sup>

(a.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b.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Treatment of Problematic Juvenil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is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in the world and the subject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has mainly focused on four aspects: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school bully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school bullying, and research on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prevention and cure experience of school bullying. The topics of cyberbullying and teenagers will steadily become the future research focus of school bullying.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issue of school bullying, China should consider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ncreasing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ter-agency and inter-author cooperation to put forward China's plan for the world's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Key words:** China; school bullying;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责任编辑 合壹; 实习编辑 王甜甜)